

洪範政鑒

九

洪範政鑒

九之上
九之下

洪範政鑒九之上

土行上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

鄭康成曰紫室臺榭之象

太微宮

有靈臺顏師古曰榭

內淫亂犯親戚

鄭康成曰天子后妃

羣妾同居紫宮內

侮父兄

鄭康成曰一體北天文混

四方大微五帝轉相

則稼穡不成

鄭康成曰

者為違天中宮之象

中宮於地為土性安靜

無故

春夏和烝秋冬收閉人所用地五穀者無故

稼穡不成其他變異皆屬

謂

又曰思心不眷是謂不聖

鄭康成曰眷通也

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苞貌言視聽而載之

以思不能心者也思心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

明其事也厥咎霧臣心不明則相蒙冒厥罰

常風鄭康成曰思心日土土主四時主消息

證皆所以殖萬物之氣風亦出內雨陽寒燠之

於人為凶短折未亂日時則有脂夜之妖

凶未冠日短折未昏日折時則有脂夜之妖

實也此謂變易八珍作新味者思心時則有

牛禍鄭康成曰任重者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

痾鄭康成曰思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

木水火火冷土則鄭康成曰志論皆言君不寬眷



地乃動。臣下相帥為亂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不寬。眷亦近。皆為陰勝之。陽臣強之。災。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若廼奢侈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為稼穡不成。思

心者心思慮也。眷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區霧無識。故其咎霧雨旱寒燠。亦以風為本。四氣皆失。故其罰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日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日有脂物而夜為妖。象也。一日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温而風則生螟螣。

有裸蟲之孽

劉向曰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
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日牛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
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
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
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
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行氣所沴明其異大
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
土不稼穡

魯莊公二十八年冬大亡麥禾劉向曰水旱
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

稼穡不成也莊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三十一年

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此皆飾臺榭之罰也遂

不改寤四年而死禍流二世奢侈之患也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
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
露非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
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

暑妨農官私疲怠此脩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後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饑時大興土木於
仙都苑又起宮邯鄲窮侈極麗後宮侍御千
餘皆寶衣玉食逆中氣之咎也

隋煬帝大業五年燕代齊魯諸郡饑先是建
立東都制度崇侈宗室諸王多徙邊郡此治
宮室之罰也

霧常風若

京房曰潛龍勿用衆逆同志至德廼潛厥異

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

顏師古曰不解物謂物逢而不解散

不長所起者近也

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

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

謂菴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

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

顏師古曰焱疾風也

賦斂不理

茲謂禍厥風絕經紀

如淳曰謂有所破壞絕

西為緯絲因風暴亂不端理也

止即温温即蟲侯專封茲謂

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導利

茲謂無澤

顏師古曰不思尊示於下而安利之

厥風不搖木旱

無雲傷禾公常於利顏師古曰常於利謂心常求利

也厥風微而温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

謂惑厥風温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

茲謂叛厥風無常地變赤而殺人

魯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鵙退飛過宋都左丘

明日風也劉歆曰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鵙

高飛而逢之則退飛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

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不納

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盟顏師古曰子魚公子目夷

也為司馬爭盟謂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子魚諫公不聽後六年為楚

所執應六鵙之數云

漢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

室殺人劉向曰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

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故相辟陽侯歸聚

姦人謀叛自稱東帝見異不寤後遷于蜀

五年吳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時吳王濞謀

逆天戒數見不寤後卒誅滅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拔宮中樹

七圍以上十六枚壞城樓王旦不寤謀反發覺伏辜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時鄧后攝政以清河王子年少立為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為安帝必德鄧氏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為瞽瞍也延光二年三月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之應魏齊王嘉平元年正月朔西北大風發屋折

樹木昏塵蔽天案管輅說此執政之憂時曹爽區霧自專驕僭過度思心不眷常風之罰也後踰旬爽誅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華覈曰役繁賦重區霧不眷之罰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大風震電時魏師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明年恪又攻新城喪

衆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至十二月又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晉惠帝元康五年四月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叛大兵西討九年六月颶風吹賈謚朝服飛數百丈明年

謚誅

十一月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後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至明年二月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

永康元年四月張華第舍颶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

十一月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趙王倫篡位

倫祠太廟又有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自八方來者時王敦專權害刁協周顛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靈竊篡位降后爲零陵縣君不肖之罰也孝武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懷憂恐不睿之應也

太元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符堅宮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肥水之敗身戮國亡

十三年十二月大風晝晦其後帝晏駕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靈寶是其應也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靈竊篡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靈竊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輶輓蓋經三月靈寶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

風折木是月靈寶敗於崢嶸洲身亦屠裂
義熙六年五月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者
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
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十年四月大風拔木六月又拔木七月淮北
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也
梁武帝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案占
角日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
魏軍入鍾離

簡文承聖三年十一月閱武於南城北風大
急普天昏闇占曰人君區霧之應時帝既平
侯景公卿咸勸回丹陽帝不從又多猜忌故
天示變是歲為西魏滅

陳文帝天嘉六年七月大風起西南吹倒靈
臺候樓案占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沖幼安
成王頊專政帝不時抑損明年文帝晏駕太
子嗣位頊廢之

後主祥明二年六月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

石頭城淮水暴溢漂沒舟乘時帝任司馬申
誅戮忠諫專行邪僻江總孔範崇長奢縱杜
塞聰明皆區霧之咎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二月京師大風是夏昌
黎王慕容伯兒謀逆誅

大武太延二年四月京師暴風宮牆倒殺數
人真君元年二月京師黑風亘天廣五丈是
夏沮渠無諱寇張掖

宣武永平元年四月京師大風拔樹是秋京

北王愉叛命

明帝孝昌二年五月京師暴風拔樹發屋吹
平昌門扉壞永寧九層橙時天下大亂之兆
後齊武成河清二年大風三旬止天統三年
五月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時帝委政佞臣
和士開天再見變明年武成晏駕後主詔內
外表奏皆先詣士開然後聞徹又譖趙郡王
叡坐死士開尋為琅邪王儼所誅

天統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

乃止。時高阿那瓌駱提婆專恣之應。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死者千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刹寺鐘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出戶外。鐘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楊雄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后干預政事。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高穎。廢太子勇。晉王鈞。虛名而見立。思心霧亂。陰盛之象。鎖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木。沴金之應。

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迴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潛謀不軌。車及騾騎之象。升空而墜。顛殞之應。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文帝晏駕。諒發兵衆數十萬。月餘而敗。唐文宗大和九年四月。大風。含元殿四鴟吻皆落。拔殿前樹三。壞金吾仗舍。發樓觀內外城門數千。光化門西城牆壞七十步。

洪範政鑒卷第九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九之下

土行上

夜妖

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

同象

晝而晦冥若夜者陰
侵陽臣侵君之象

魯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

司空無駭
後號展氏

劉向以為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

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

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

政在季氏

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為陽

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

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曰

夷伯季氏之孚

孚信也所
信任之臣

陪臣不當有廟震

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

劉向日此夜妖也劉歆曰春秋及朔言朔及

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匿

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時司馬景王討
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
陳留王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
妖也時司馬世官公室卑矣魏見此者晉有
天下之應

晉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
子此夜妖也後劉曜寇洛川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太元十三年十二月大風晦暝後孝武
晏駕諸侯違命干戈內侮有元顯靈寶之禍

梁簡文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
昏暗夜妖也京房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
不然多寇盜三年為西魏所滅

陳後主祥明三年正月朔雲霧晦暝入鼻辛
酸後主昏昧近夜妖占曰王失中臣下強盛
以蔽君明則雲陰時北軍臨江柳莊任蠻奴
並進忠款後主惑孔範之言昏暗不能用以
至覆敗

魏宣武正始元年六月晝風晦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
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宣帝大象二年尉迴敗於相州坑其黨與
數萬人於遊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傳曰
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
死亡之應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隋文帝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下數聞鬼哭
尋而獻后文帝相次晏駕於仁壽宮

煬帝大業八年楊元感亂於東都尚書樊子
蓋坑其黨與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泊于末年
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其後王世充害
越王侗于洛陽

羸蟲之孽劉向舊以蠹列爲介蟲之孽後
之史臣以螟蠹類同多附見之

京房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
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
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蔽
謂
惡人蔽君之
明爲妖孽也又曰蝗蟲四起國多邪人朝無
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

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試明經消其災。漢名臣奏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稼，擾民推類，叙意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苦蝗蟲，宜救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則可致太平。蔡邕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又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所致。魯隱公五年秋，螟。劉向曰：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棠魯地也。劉歆曰：公不納臧釐伯之諫。公子

疆諫 觀漁

貪利區霧以生孽也

桓公五年秋，螽。

螽即阜螽，今之蝗蟲。

劉歆曰：貪虐取

民則螽介蟲之孽也。是歲取易邑，興役起城之應。

莊公六年秋，螟。董仲舒曰：先是衛侯朔出奔

齊，齊侯會諸侯納朔。

朔謂惠公也。

許諸侯賂齊人

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二十九年有蜚。劉歆曰：負蟻也。性不食穀，食

穀為災，介蟲之孽。

蜚音扶，味切。

劉向曰：蜚非中國

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
臭惡是時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既入通於兩
叔故蜚至天戒若曰臭惡聞於四方莊公不
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二嗣謂子般閔公
卒皆被辜

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曰先是釐有鹹之
會後城緣陵十三年會齊宋陳衛鄭許曹于鹹十四年與諸侯城緣陵是
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三年在外之應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曰先是宋殺大

夫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董仲舒曰宋三世
內取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大夫專恣殺生
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曰螽為穀災卒遇
賊陰墜而死

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曰先是襄興師救陳
滕邾小邾皆來朝夏城費之應

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劉向曰時春用田賦
冬而螽至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
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

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益。是歲再失閏矣。

宣公十五年冬，蝻生。劉歆曰：蝻，蝗蠹之有翼者。食穀為災。劉向曰：蝻，螟始生也。一日螟始生，是民患上力役，懈於公田。公是時初稅畝，稅其什一。紊先王制而為貪利故也。

漢文帝後六年秋，螟。是歲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遣將屯邊。

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時五將軍衆三十萬，伏馬邑，欲襲單于。又遣四將軍征匈奴之應。

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時王莽秉政，貪虐取民之應。

章帝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魯恭之境，河南遣掾往廉之，俱坐桑下。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或問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掾起曰：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帝異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時西羌寇叛軍衆征距

連十餘年之應

識曰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變為蝗蟲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時梁冀秉政無謀貪權作虐之應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劉歆曰皆違天時聽不聽之罰養奮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靈帝熹平四年六月洪農三輔螟蟲為害時帝用曹節讒言禁錮海內清英謂之黨人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征西城置都護戊己校尉固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明帝崩是思心不睿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為太子寵幸令人伺貴人過隙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霧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饑案蔡

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時孫權歸順帝
因其有西陵之役舉衆襲之權遂叛

晉武帝大康四年會稽彭蜺及蟹皆化為鼠
甚衆復食稻爲災九年郡國二十四螟蟲又
傷秋稼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
螟不絀無德之罰

泰始十年六月蝗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所致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
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時天下兵潰漁獵

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暴刻無
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時劉曜頻攻北地
馮翊麴允悉衆御之卒爲曜所破西京遂潰
之應

元帝大興二年五郡蝗蟲食秋麥時吳郡民
多餓死又去年王敦并領荊州苛暴之釁興矣
梁武帝大同初大蝗籬門松柏葉皆盡京房
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爲蟲蟲無益於人

而食萬物。時公卿皆以虛澹爲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之應。

後齊文宣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帝問丞崔叔瓚，叔瓚曰：「土功不時，則蝗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脩三臺，故致此災。帝怒，毆其頰，擢其髮，役者不止。」

十年，幽州大蝗，案占刑罰，暴虐貪饕，不厭興師動衆，取城脩邑，而失衆心之應。

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并州蝗。時秦王俊哀刻百姓，盛脩邸第，獲譴之應。

唐太宗正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帝掇蝗，呪之曰：「人以穀爲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若通靈，但當食我，無害吾民，即吞之。」是歲蝗不爲患。

明皇開元四年五月，山東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曰：「蝗是天災，自宜脩德。」即捕獲蝗十四萬石，投之汴流。德宗興元元年秋，關輔大蝗，田稼食盡，百姓

饑捕蝗爲食。蒸曝颶去。足翅而食之。明年夏
蝗尤甚。自東海西盡河隴。羣飛蔽天。旬日不
息。所經之處。草木畜毛靡有孑遺。關輔已東。
穀大貴。餓殍枕道。京師大亂。之後。李懷光據
河中。諸軍進討。國用罄竭。衣冠之家。多有殍
殍者。旱甚。灞水將竭。井皆無水。
文宗大和四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河南河
北田稼都盡。野草樹葉細枝亦盡。

洪範政鑒卷第九之下





